



小說連載 (7)

琳珍的世界

杜比亞

第八章

(一) 離開青島 輾轉南下

當時是山東省主席兼警備司令的王耀武，為了給 57 師眷屬蓋房子，送了不少磚頭。

但 57 師一場濟南戰役失利，整個師被圍，官兵被俘，等於整個部隊垮掉。眷屬的房子也不要做了，四十萬塊磚頭只好賣掉。

此後卓九調回有光榮歷史的七十四軍擔任副軍長，旋又調 100 軍副軍長，但周適濤軍長徐州戰役受重傷，住進上海醫院，卓九奉命為軍長。且駐湖南從新整補，由司令黃達公黃杰督訓。

卓九自接任 100 軍長後，原想任作戰沉著冷靜、帶兵鍊兵均有方法，受官兵愛戴的楊永剛為 19 師師長，結果衛育青卻當上師長，楊依然留在原軍部 57 師，並任副師長（師長為楊晶）兼代軍參謀長，後率部隊支援濟南，與大批共軍作生死戰。自此卓九與永剛親如兄弟的革命感情暫時告一段落。

三十七年秋，湖南省主席程潛高唱「湖南人民自救」口號，對中央勸亂政策陽奉陰違，遂其陰謀活動。卓九身處湘西曹振亞等叛亂，深知這些叛亂者是以威脅政府作政治上的敲詐，做種種不合理要求，以滿足政治慾望。卓九認為不遏阻將這些叛徒，不但百姓生命財產會受害，整個國家也受禍無窮。

他率領部隊除以火力予以痛擊外，也出面開導疏通，使大家共體時艱，顧念大局而和協團結，並派黃璉為代表跟湘西一些強人如田再龍、宋發生、羅文傑、張玉琳等談判、周旋，總算平息了一場紛亂。

卓九深知局勢不能一時平靜，共產黨的勢力日益坐大，有撩原之勢，他身為中華民國國軍的一份子，當然會為國家盡全力保衛奮鬥，即使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但他也以妻兒為念，不願他們受到傷害，所以早有決定，要琳珍把貯水山路的房子處理掉，這棟有庭院的樓房是王耀武送給卓九的，如今要賣掉，也是不得已的做法。

但是卻一直賣不掉，雖有人出 150 兩黃金，但卓九認為太便宜，不願割愛，琳珍認為既然賣不去，就出租吧！最後以每月 3 袋麵粉，租給一家公司，公司老闆認為划得來，自動加碼說：「我給你們一年 40 袋麵粉！」

誰也沒想到以後的房租，該如何收取？就匆匆搭輪船到上海。那輛黑色轎車早一步運到上海，請經營紡織的姜居元先生代管。姜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除上海外，漢口、鎮江、杭州都有分公司。

由青島坐船到上海的人員有：琳珍母子五人、宏嫂母子四人、小伙、鄧篤儒、楊學賓、董司機、劉媽、杜占元、鄭劍英、陳春發（岳陽人，處長勤務兵）跟哈利。

這是琳珍第二次到上海。她沒有興趣逛十里洋場的上海，雖然經過上海外灘、進過永安百貨公司，但都沒有引起她的興趣。在江太太家住了兩天，一夥人坐上火車直赴鎮江。不過，董司機因想念家鄉的妻兒，決定回轉青島。他說：「俺捨不得兒子跟老婆，何況車也沒帶來，俺沒用途啦！」

琳珍很是不捨，但也無法挽留，給了他一筆路費，與他告別。

他們坐火車到鎮江。上了車廣播說：「因調渡車子關係，本車次將延後開駛，請乘客稍待！」

這一等，等了半個鐘頭，小伙跟一些乘客有些不耐了，紛紛下車透氣，哈利也跟著下車解放一下。

哈利是隻經過訓練的德國狼犬，自從到杜家後，表現得忠心耿耿，琳珍每回出門，牠會自動先上車等待；對小

主人也是一片忠心，岳生最喜歡把她當馬騎，貯水山路的房子範圍大，哈利更是盡忠巡邏任務，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引起牠的注意。

這次南下，當然帶著牠，牠已是家裡的一員。

在等待的這一段時間，牠是上上下下，不得安寧，負起保衛主人的任務。

可是，誰會料到，火車突然在一聲「吼怒」聲下起動，哈利下車撒尿，居然沒來得及跳上火車。

「哈利還沒上車！！」泰生幾乎哭了起來！

「哈利！哈利！」岳生也狂喊！

「哈利！」琳珍看著哈利越來越小，盡管哈利狂奔緊跟火車，還是追趕不及。

哈利就這樣失散了。

這次到鎮江，住在 57 師師長陳述文的房子，因為他已調到蘇北。

泰生、岳生在青島已上學了，到了鎮江自要繼續唸書。但因是中途插班，學校沒有桌椅，琳珍願意自買課桌椅，才順利做個旁聽生。

「旁聽生無所謂，」琳珍對校長說：「孩子的學業是不能斷的！」

鎮江的天氣，在十一月已很冷了。教室裡沒有燒火爐就冷得無法上課，每個小朋友的小臉蛋都紅咚咚的。泰生跟岳生是插班生，跟大家不熟，也不會說鎮江話，鎮江話跟上海話、蘇州話也許大同小異，但和岳陽話的差別可大了，不過，上了幾天課，兩個人就學會鎮江口音了。

「我們可能還要到長沙呢，」琳珍問泰生：「你能說長沙話嗎？」

「當然可以！」泰生說。

「我也能！」岳生說。

「我能！」剛會說話的辰生也不甘示弱。

「喔！喔！」牙牙學語的小女兒，在劉嫂的懷抱裡也想說話了！

琳珍看著四個兒女，禁不住展開了笑容。

他們都是她的寶。

(二) 岳陽會館 暢叔大喜

暢明、宏哥一身襤褸、滿臉疲憊地來到鎮江。這時卓九剛好在鎮江整軍並收容被俘人復原的安置善後。

說起來這是一段陰陽交錯的經過。

孫逢林接替方永宏為人事主任後，接到王耀武的公文要卓九到濟南，但不知什麼原因，他壓了兩天沒給卓九，而就在此刻，32師發表趙霖將軍接任軍長，卓九改調100軍軍長，也就沒去濟南。

八月，濟南情勢危急孤立，四面國軍均距國軍數百公里，共軍發動40萬兵力圍攻，又因補濟困難，濟南之役我軍敗戰，暢明、永宏等均徹離不及而被俘。

我們中國人一直認為，漢賊不兩立，往往在戰敗時自殺成仁。像卓九的生死之交張靈甫師長就在沂蒙山區孟良崗之役失利，率高級將官多人集體舉槍自殺成仁，可謂驚天地泣鬼神。但有時情勢不同，自殺不允許，被敵人俘虜並不可恥，只是一次失敗、挫折。

但現在有規定，凡被俘者，革除軍職，永不錄用。暢明、宏哥好不容易被釋歸來，想回部對也不行，只好跟著琳珍。卓九認為暢明是琳珍的長輩且能力強、人實在，所以將琳珍跟孩子們完全交給他照顧，以使自己無後顧之憂。

鎮江住了一個多月，泰生又要跟他剛剛熟悉的同學說再見，跟著家人到了金華。金華距小伙的老家仙居不遠，他向琳珍報告，很想回家，琳珍問：「回去幹什麼？」

「看看家人！」

「看家人可以，但要回來！」

「我可能不回來了！」

「不回來不行！」

「有別的人可以照顧太太跟孩子們呀！」

「軍長答應了，我就沒問題！」琳珍把問題丟給卓九。

卓九沒有答應。他知道小伙回去，就不太可能再來，而琳珍母子跟這個家需要像他這樣忠實可靠的人。

小伙沒能回家，並沒有抱怨或不滿。他已對杜家有了感情，幾個小孩都離不開他。

金華的學校才唸了不到一個月，舉家又到了長沙。

到長沙時已是農曆年前兩天，一時找不到房子，只好住在一家可以包伙的旅社。

除夕大年夜就是在旅社過的。老闆弄了一桌豐盛的菜餚，大家舉杯祝國共戰爭趕快結束，大家過真正太平的日子。

泰生舉起杯子：「祝爸爸打勝仗！」

他只知卓九在打仗，在那兒打？為什麼打？小小心靈似懂非懂，他知道國家不太平，爸爸是在為保衛國家，跟共產黨打仗。

可是，大家不都是中國人嗎？為何要打仗呢？

琳珍已囊中羞澀，住宿跟年夜飯的開支，還是將彬彬做百日時的小金片換來的。

暢叔打聽到岳陽會館，現因放寒假學生回家，空下不少房間，就將大夥搬了過去，一天包括吃住才兩毛錢。

年初五，神出鬼沒的杜見明出現了。這次他又帶來老太爺跟中俊的父母親，琳珍弄不清是卓九的意思，還是老太爺自己的意思，反正公公來了，就得盡一份力，雖然琳珍這位媳婦，平日跟公公沒有什麼話題可說，但琳珍盡力做個好媳婦。

岳陽會館的開支雖然不大，但一夥人固定的開支還是可觀。琳珍本就沒什麼積蓄，手頭很緊。正在發愁的時候，小伙在街上巧遇劉之華跟洪副官，知道他們在跑單幫，劉之華建議小伙可以作香煙生意。

跟暢明叔商量後，決定做長沙跟岳陽間的香煙跑單幫。過程是這樣的：

在長沙批發好香煙後，坐晚上十點的火車北上，天剛亮到岳陽。永宏的弟弟源夫幫忙一起送到煙行，如此兩天跑一次。小伙因是軍人，又是「軍官」，所以坐火車不要錢，生意的賺頭，都給了琳珍當家用。

這種跑單幫直到岳陽吃緊才停止。

這年的青年節，方暢明辦了一件喜事。

步蘭介紹李四爹的女兒李雁秋給暢明，三月二十九日在岳陽會館舉行結婚典禮。

步蘭是介紹人。琳珍、琅珍、老太爺、張嫂、宏嫂、泰生、岳生等都參加了。

泰生對這位年輕的雁爹很有好感，認為她是一個很有點才華的新娘，他也認為步蘭是個最慈祥、最溫柔、最有才華的外婆。

他最喜歡聽外婆說故事、唱兒歌，尤其對外婆信手幾筆就能畫出漂亮的花、樹、鳥，更是佩服。

琳珍對這些完全不行，她有時看到泰生畫畫，認為泰生遺傳到姆媽的藝術天份，不只一次地對琅珍說：「想不到泰娃仔遺傳到姆媽！我們幾個姊妹弟弟都沒有！」

「是呀！」琅珍說：「泰娃仔是隔代遺傳！」

其實，泰生不知道什麼叫藝術，但他喜歡一切美的東西。

不久，琳珍帶著岳生到常德，跟卓九會晤。就在這個時候，劉嫂跟見明突然不告而別。彬彬還沒有斷奶，哭著找劉嫂，小伙沒法，想去買奶粉充人奶，但市面上買不到，只好買麵糊沖成糊，給彬彬充飢。彬彬那時很認人，除了劉嫂之外，只要小伙。一不如意就哭過個不停，很讓人受不了。

每遇到這種情形，泰生就罵：「好哭的臭妹子」，然後岳生也會跟著罵：「臭妹子！」。

但泰生很喜歡這位妹妹，常常幫她梳小辮子，但他受不了女生的哭。

（三）節節南下 生活艱困

徐蚌會戰的失利，整個局勢逆轉。

共產黨趁勝突破長江天塹，攻進上海，林彪挾席捲華北的餘威，蜂湧南下，武漢失手，長沙綏署主任程潛對中央部隊之補給，肆意阻擾，並高唱「湖南人大團結」，陳明仁也喊出「不願長沙五十萬市民聽到槍聲」，再加上各種謬論到處宣言，弄得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

暢叔的侄子方騫一這時正在長沙，在岳陽會館遇到琳珍，喜不自盡，他知道卓九是位勇敢善戰的將軍，十分羨慕敬佩卓九，也就跟著琳珍。

一日，他帶著泰生在街上閒逛，居然遇到榮梅跟她的先生胡童慶。

榮梅夫婦帶著簡單的行李，離開岳陽一路南下，正不知該如何是好的當兒，遇到騫一，知道琳珍也在長沙，自是喜出望外。

這兩個同年同月只差一天生的姑姪，幾乎十年沒見面。

琳珍現在已是四個孩子的媽了，榮梅雖已婚，但沒有孩子，先生胡童慶高高瘦瘦的，也是岳陽人。

「喊梅爹跟姑爹，」琳珍對孩子們說：「他們是媽媽的姑姑跟姑爹！」

「琳珍，妳真是好福氣，」榮梅說：「打小我就知道妳好命！妳看妳，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九哥又是大將軍！」

「是軍長！」岳生嘟著小嘴糾正。

「岳娃仔說得對！」榮梅抱住岳生親著臉：「好聰明的娃仔。喔！怎麼發燙呀？！」

琳珍這才發現岳生額頭髮熱，趕緊送到湘雅醫院，診斷出是傷寒，需立刻住院。

但是長沙不穩，卓九忙著佈署跟備戰。知道長沙非留住之地，他當機力斷，請暢叔帶著一夥，往衡陽方向移動，琳珍要等岳生病痊癒後，再到衡陽會合。

「不能一起走嗎？」泰生問。

「越早走越好，我們人多，分批走比較好！」

其實卓九已做最壞打算，他的生命已交給了國家，但他家人的安寧要做最完善的處置，他相信國民黨該打敗共產黨，但他也做了最後的計劃——退到臺灣。他要暢明想辦法跟已隨鹽務局撤到臺灣的雅成叔聯絡，打聽臺灣的情形，因為他們聽到的訊息說，臺灣人心動亂、物價很高，一個「榻榻米」要一兩黃金。雖然他們不太清楚「榻榻米」是何許東西。

但是寄出去的信，像沉入大海的石頭，毫無音訊。

現在，杜家分成了三條線。一條是由暢明帶領，包括雁秋，榮梅、童慶夫婦、中俊，琅珍、中郎姐弟，泰生、辰生、彬彬兄妹，小伙，楊學賓跟鄧篤儒，一條是琳珍帶著岳生，一條是在戰場的卓九。

琳珍帶著岳生跟卓九見面後，部對由常德而桃園而邵陽而寶慶而芷江。跟在身邊的勤務兵王莫澤，四十多歲，四川人，一如其他的勤務兵一樣，照顧著琳珍母子。此時的琳珍身邊只有岳生一個小孩，顯得有些冷清，小岳生倒滿想念兄弟的，因為他沒有玩伴。琳珍也思念兒女，但她也知道孩子會被照顧得很好，幾個小孩都被小伙帶過，所以都很親小伙，反而不太在乎她這個媽媽。就像這次她帶岳生到常德見卓九，岳生還不太想跟她來呢。泰生、辰生對她的離去，也沒表示一絲不捨，反而直揮手說「姆媽再見！」

但她總是想到孩子。

不知怎麼的，後來她居然跟暢明等失去聯絡！

這邊由暢明帶領的一群，因長沙吃緊，一夥南下衡陽。

暢明先前受到卓九的指示與拜托：「我將琳珍跟孩子們交給你！我信任認你！局勢隨時在變，是好是壞都不難講，最壞的打算也要想到。往何處走？如何走？我現在也無法給你明確的說法，但大原則是：以白崇禧將軍為命是從！我身為革命軍人，生命已交給國家，無法照顧妻兒，你是琳珍的叔，看在這份情分上，也請你幫照顧她們母子！」

「軍長放心，於公於私，我都會全力以赴！」暢明嚴肅而認真。

衡陽危急。

暢明決定移往桂林。並請童慶與小伙往廣州拿取早由上海即已運至廣州，暫放在琳珍表姐易常華家中的十餘件的行李。

大家想，抗日時大後方硬挺了八年，最後還是打敗了日本，現在就算退守到了最西南的雲貴，應該是維持成一個雙方對立的局面。

不過，不同抗日的情形是，如今有臺灣可以做最後的依據地。

但是，寄給在台灣雅成叔的信，一點消息都沒有。是沒收到寄去的信？業務太忙無暇回信？臺灣情況不好？想遍理由，就是想不出不回音的原因。

桂林已是南下逃難的集聚地。房子很不好找，暢明總算找到一棟二樓的木造屋，共有五間房。說好說歹，將房租由每月三十元降到二十四元。

五間房分配如下：暢明夫婦一間，琅珍帶彬彬一間、梅姑童慶一間、宏嫂跟小孩一間，中俊、小伙帶辰生、楊學賓、鄧篤儒帶泰生擠一間。

每天吃兩餐：上午十點半跟下午四點半。飯菜由楊學賓作，小伙打雜跟挑水。

離住處不到一百公尺就是漓水，洗衣的、洗菜的、挑水的，還有下午去洗澡的，整個河水，從早到晚都熱鬧非常。

男人都到河裡洗澡。泰生、辰生不懂洗澡，玩水是真的。這段時間應該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刻。

住在桂林的這些日子，也夠苦悶的，暢明尤其心情苦惱，卓九給他的盤纏越來越少，局勢對國民黨也越來越不利，琳珍的情況也不明，卓九的情況更是不清。偏偏還出了事，隔壁著火，濃煙密佈，他吩咐小伙、篤儒等男人照顧好小孩跟行李，趕緊到樓下避火。但就是看不到榮梅跟雁秋，原來這兩位，還慢條斯里在房裡收拾軟物呢！

「妳們還要不命？」暢明發了火：「還不趕快給我滾下來！」

「暢爹好兇！」泰生說。

小彬彬嚇得哭了！

「乖乖！別哭，大家平安就好！」

彬彬一天到晚都要小伙抱，一放下來就哭，一哭就好久。一天中俊、中郎帶泰生、辰生，小伙抱著彬彬到河邊散心，小伙把彬彬放下，想不到彬彬跨步會走了，大家一齊歡呼：「妹子會走了！」

任何一點不同的生活點滴都令人說個不停，因為日子太鬱悶了。每天都在等待局勢好轉，但得到的訊息剛好相反。

不是這裡失守，就是那裡淪陷。

桂林的難民愈來愈多，暢明更煩心的是跟琳珍失聯了！

事實上，琳珍帶著岳生也心急如焚，不知暢明等的音訊。在武崗，她想兒女，連岳生都說：「姆媽，我要跟泰哥玩，我也想妹妹。」

「姆媽也想呀！」

「那怎麼不到他們那裡去呢？」

這句話讓她語塞。

只知道卓九在湘西一帶也不知該如何聯絡。他想到白崇禧司令，打電報告知和家眷失聯請求尋助。白司令很賞識卓九，立刻下命令全力搜尋，終於跟琳珍聯絡上，更和暢明拉上線。

琳珍立刻坐飛機由芷江到桂林與兒女們重逢。

「去接姆媽了」泰生高興地說。

「我也要！」辰生見哥哥說什麼就跟著說。

「你太小不能去！」

「我要！」

最後到飛機場接琳珍的人有：暢明、小伙、琅珍、中郎跟泰生。

琳珍見到泰生，笑著摸摸臉蛋：「泰娃仔，有沒有聽暢爹的話呀？」

泰生點點頭，模了一下琳珍的大肚子。

「姆媽快生妹妹了！」

「不是弟弟？」

「給彬彬添個妹妹作伴！」

（四）桂林柳州 度過中秋

琳珍跟岳生與大家重逢後，又住了一個月，桂林的情況也轉危。暢明跟琳珍商量該往何處去。

「我依暢叔！」琳珍說。

「往廣州走！」暢明說：「走一步是一步，先到柳州！」

柳州位廣西中部偏北，城內外也是充滿南逃的民眾。大家似乎只知一個勁兒向西南走，柳州、廣州、貴陽，甚至昆明都是新據點。

「如果再走，要走了那兒？」琳珍問。

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還有臺灣，但臺灣太陌生了，向雅成叔問訊，一直沒有任何回音，更使他們對臺灣充滿一種好奇的恐慌。

這年的中秋就在柳州渡過。這年是農曆閏七月，中秋這天已是陽曆十月六日了，氣溫已相當涼了。

柳州的月亮一樣明，但是大家已無心賞月，也沒心吃月餅。

月圓但人未圓，琳珍指著天邊的月亮問孩子們：「看到嫦娥沒有？」

「看到了！」泰生說。

「我看到小白兔了！」岳生說。

「我看到月亮了！」辰生說。

「要亮亮！」剛剛會說簡單話的彬彬說。

過了中秋，暢明決定到貴陽。

貴州山多、地不平、也多雨。

人員好辦，大批行李是一大問題，租車不但花費大，而且還租不到。幸而卓九有先見之明，早就跟琳珍的一位姑姑的先生孫先生打過招呼。孫先生紡織公司有車，他派一輛車載人，一輛車裝行李，由小伙跟孫陽東護送。

汽車在顛波的山路行駛，變成了氣車。更惱火的是裝載行李的這輛，走到山腰中，喀嚙一聲，車的橫軸斷了，車子無法動彈。而此山區是搶匪出沒地，司機可以回柳州買材料，但車上的行李要人看守。

小伙當仁不讓（也非他莫屬），孫陽東願留下陪同小伙看顧。

「謝謝你啦！」小伙笑說：「要是杜見明在，他決不會留下來！」

這一夜，兩人幾乎沒有闔眼。

(五) 桂林失守 退居昆明

貴陽只是個轉運點。宏嫂離開青島並沒有跟琳珍，而是跟著部隊眷屬走的。

她到沅陵、芷江而到貴陽，才跟琳珍碰頭。

「宏嫂，」琳珍握著宏嫂的手說：「我們可不要再分手了！」

「是呀！」宏嫂跟這位將軍妹妹很談得來，她的個性很剛烈，最討厭吹牛的人，偏偏永宏愛吹噓，雖然他滿有才華，做事也有一套，但就是愛自誇，正好犯了宏嫂的大忌，因此兩夫妻常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她這時又大著肚子，跟琳珍一樣要生第五胎，她第一胎男孩懷岳，大泰生一歲，不幸五歲時得肝炎夭折；老二懷軍，大岳生一歲；老三懷誠，大辰生一歲；老四懷明，大彬彬半歲，都是男孩。

「希望這胎生個妹子！」

「我也是！」琳珍說。

貴陽沒住多少久，桂林失守，人心惶惶，大家到了昆明。

昆明住在孫堅新屋的四樓，孫堅的太太是琳珍的姑姑。此外 19 師師長衛育青太太、宏嫂住三樓。新屋已有水電，不必小伙辛苦挑水了。

泰生、岳生、中郎、中俊都得找學校上。小學還好找，中學就麻煩了。

昆明話跟四川話有些相似，跟桂林腔也很接近。泰生跟岳生到那兒上學，很快地就學會那兒話。泰生很喜歡長沙腔，經常用長沙腔念書，如今到了昆明，又得用昆明腔念書了。

昆明說起來四季如春，其實到了十一月，也蠻冷的。

有天，早上在學校，下了一場冰雹，像黃豆般大小，兩個人好驚喜，下冰雹的時候正好下課，小朋友們個個歡欣張大手接取自空而降的小冰塊。

回到家裡想告訴琳珍下冰雹的趣事，卻不見媽媽。

「媽媽呢？」兩個人問。

「生弟弟了！」梅姑說。

「又是弟弟？」岳生憋著小嘴。

「如果是妹妹就好了！」泰生說。

「傻娃仔，」梅姑沒好氣地：「弟弟妹妹不是一樣嗎？都是你姆媽的小孩，你們的弟弟呀！」

杜家老五，很自然地取名昆生。

昆明現在已是國民黨最後的一大據點。撤退到此的眷屬跟老百姓，個個都不知下一步該往何處？按說，要到臺灣，應該先到廣州。

但現在已到了昆明，該往何處走呢？再往南走就要到越南了！

到臺灣是唯一的選擇了。但到臺灣要辦入境證，不是一兩天可以辦好的，就算辦好了，飛機票也不好買，而且是一大負擔。

「我還可以負擔，」琳珍說：「能到臺灣就行！」

「可是——」暢明習慣性皺著眉頭不說下去。

他憂慮的是入境證跟飛機。每天飛機場擠滿了人，飛往臺灣的飛機已無定班，也就是說，只有包機才能飛往臺灣。

暢明每天都在想辦法！

十一月底，暢明帶來一個消息，17 兵團劉家樹司令包下一架專機，不必入台証。因此跟琳珍商量，可以搭此機赴臺，大人每人黃金五兩，小孩折半。

「妳跟孩子們可以坐這架專機，」暢明說：「我們跟小伙他們則到廣州坐船到臺灣。」

琳珍想也不想說：「要走大家一起走！」

暢明皺著眉頭說：「價錢太高了！」

「暢叔，你是知道的，卓九不要錢，我更不知要錢，但幾年來，軍需按時都給我一些，我也沒有動它，我想我可以負擔這筆旅費，我們一家五口，妹妹琅珍，弟弟中郎，姪子中俊，你跟雁嬸，梅姑跟姑爹都要一起走，小伙要看行李，他和篤儒楊學賓就到廣州坐船！」

「這——」暢明算了算：「這樣要花四五十兩金子呢！」

「我還有！」

「可是卓九現在失聯，到了臺灣還要吃、住——總有坐吃山空的一天。」

「你們一定要跟我一起走！」琳珍固執己見。

「就算我們向琳珍借的好了！」梅姑說。

十二月二日一早，琳珍一夥就帶著簡單的行李來到機場。小伙來送機，抱著未滿月的小五昆生。

暢明找到劉司令的外甥吳處長，他是這架專機的負責人，他很客氣地對大家說：「飛機什麼時間飛，沒個準，要看機場的調度，我們先把大件行李搬到機上，然後找個地方休息，不要亂跑，一有消息立刻上機。」

大家把東西搬好後，找個角落坐下等候。

昆明機場已呈一片混亂，原定的班次全部打亂，有機票的、沒機票的都亂串，櫃臺前擠滿了焦急不安的人，都希望可以立刻離開此地。

等到下午三點，吳處長終於宣佈可以上機了。抱在小伙的昆生睡得正酣，琳珍就對小伙說：「你就抱他上機，放到椅上再走吧！」

小伙就抱著昆生上了機。

泰生兄弟知道小伙不跟他們一起走，異口同聲地叫：「王王要跟我們一起！」

等了好一陣子，飛機還沒有起飛的樣子，好些人都睡著了。

突然，外面響起引擎聲，接著。機門卡嚓一聲關了。

「喂！我還沒有下去呀！」小伙急得站起來想下機。

但門已關，飛機已滑動。

「怎麼辦？」小伙問。

「別急！總會解決的！」

「哇！王王跟我們一起走了！」

飛機還沒到香港前，發點心時就發現多了三位名單外的乘客，除了小伙外，還有鄧定遠副軍長的兩位家屬。

琳珍只看見吳處長跟一位說英文的外國人口沫橫飛地說話，看似吳處長在說好話打圓場，希望把多了三個人的事化解掉。

「好啦！好啦！」吳處長終於對大家說：「飛機在香港加油、檢修候後飛臺灣啦！」

「沒事就好！」琳珍看著熟睡的昆生說。

飛機在黑夜中停在松山機場，任何人不得下機，因為臺灣的人員發現多了三個人，依規定要原機非飛回原出發地。

琳珍嚇住了，不知該如何是好，她看見暢明、吳處長跟鄧副軍長的一位個男人跟一個個子不高，口操北方腔的男人交涉。

除了聽到他們幾個人的聲音外，偶而也聽到：

「那家出事就送那家的人回去！」、「不要因少數人害了全體！」的話。

不時夾著昆生的哭聲，整個氣氛低迷得令人窒息。

也不知過了多久，暢明帶著笑容對大家說：「我們下機吧！」

「沒事了吧！」琳珍悄悄問。

「沒事了，吳處長打了一個電話給陳誠的太太！劉司令的太太跟陳誠夫人的私交好！一切沒事！」

很多事情要靠關係的。

琳珍嫁給卓九後，幾乎跑了三分之一的中國，身經八年抗日、四年抗共的日子，生育了五個孩子後，來到了台灣，這是她作夢也想不到的事。



杜家全家福（後排右2是侄兒中俊）

第九章

(一) 初次抵臺 家住台中

琳珍不知道下了飛機後，要坐車到那兒？反正大家跟著暢明行動。

車子走了半個多鐘頭，終於停在一個日式的屋前。原來到了北投。

屋前有個「湯」的招牌。

「湯？」泰生問琳珍：「我們來喝湯？」

「誰知道？你餓不餓？」

「好餓！」

「大家拿好東西，」暢明對大家宣布：「今天我們就睡在這裡！」

說完，他就帶頭往裡走，進到玄關，想要進去。

「先生，請脫鞋！」

櫃臺的女服務員趕緊阻止。

「脫鞋？」暢明一時反應不過來。

「這兒的習慣，進屋子裡要脫鞋！」帶領大夥來的一位中尉軍官說。

「大家脫鞋呀！」暢明對大家叫喊著。

中郎不知是沒聽到，還是懶得脫，依然穿著鞋進去。

「中舅，」泰生對中郎說：「要脫鞋！」

中郎脫了鞋進去，走了兩步，撲通一聲，一塊黃冬冬的金塊，從褲管掉下地，他居然沒有感覺。



卓九和琳珍賢伉儷



泰生和岳生兄弟與國勝小阿姨攝於台南赤崁樓

泰生眼尖，趕緊拾起來，拿去給琳珍：「姆媽，中舅掉的！」

琳珍嚇了一跳，接過金條，罵了一聲：「這個死中娃仔！」

原來，琳珍這些黃金都是未來過日子的本。

為了風險，化整為零，將熱水瓶中瓶膽拿掉，放進用布包住的金條，每個大人帶兩塊在腰裡。

想不到中郎大意，掉了重重的一塊金子還不知道。

放好行李，大家到一間比較大的房間吃飯，矮桌上放了菜飯。

「坐在席上吃？」琳珍問。她說的席子就是「榻榻米」。

「日本人的吃法！」

大家滿新鮮的，加上肚子早就叫餓了，一夥也就坐的坐，跪的跪，狼吞虎嚥起來，一碗飯沒兩下子就見了底，但也不見有人添加米飯。

暢明趕緊去打招呼，請加添米飯。

「他們這裡規定一人一碗，多吃要加錢！」

「真是的！」中郎抱怨。

「她們認為我們個個是飯桶！」

不知道為何下了飛機，就被帶到觀光休閒的北投來。住了兩夜，暢明感覺不能再住下去了。跟張動之一——青島時的軍需處長打聽，台中是個適合住家的地方。同時從電話裡也找到了一直沒有信息的雅成，他也說台中不錯。

於是，暢明跟琳珍決定到台中找房子。

164

首先是離開貴得嚇人的北投，到台北火車站，住進一家小旅社，第二天一早，坐上平快車到台中。

先在台中車站附近找到旅社，暢明、童慶跟小伙開始四處找房子。

比起台北，台中要小得多，中正路、民權路走個三、五百公尺就已房屋稀疏，很多道路還是石子路。

盲目地找了兩天，一點頭緒都沒有。

正在發愁的時候，看見一輛軍車停在時代路，上面坐著一位軍官。

暢明走過去打招呼：「對不起，我們剛由昆明到這裡，想要在此地看看房子，但人生地不熟，摸不住頭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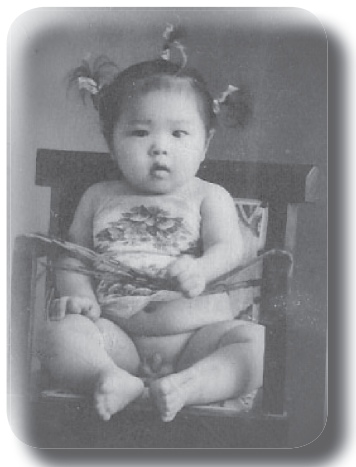
「你們要找房子？」軍官說：「正好，我奉調到花蓮，房子要脫手！要不要看看，就在時代路 14 號！」

時代路 14 號的房子是座純日式的平房。據說是日本軍官的公館。日式的拉門、玄關、榻榻米、廁所、庭院——。房內的建坪有四十坪，客廳、臥室完全榻榻米、紙門，走廊是地板。琳珍、琅珍帶彬彬、昆生住一間，暢明雁秋夫婦帶岳生住一間，榮梅、童慶帶泰生住一間，其餘中俊、中郎、小伙帶辰生睡客廳。都是睡榻榻米，晚上鋪好墊被，擺上被子枕頭就可睡了，白天捲起來放進櫃子。



琳珍跟四個兒子攝於 39 年夏天

庭院約有百坪，南面後院有兩棵很大的芒果樹、一棵梨數，東院有檸檬樹、金橘、棕櫚、富綠桐，進大門的兩邊有不少山蘇、蒲葵、柏樹、美人蕉、石榴——。可惜，沒有一個人懂得照顧這些植物，只會掃掃落葉，沒有人種花弄草。倒是屋外的空地，沿牆約二十公尺長的空地，小伙種了些空心菜、小白菜。



八個月的小

把一切剛整理好，農曆年快到了，這是到臺灣第一個農曆年。

琳珍掐指算算，從她跟卓九認識以來，她過農曆年的地方幾乎年年不同：二十七年在岳陽認識卓九，二十八年在岳陽與卓九定婚，二十九年在對口，與卓九過了一個簡單的戰爭年，三十與三十一年都在吳集，三十二年在衡陽，卓九沒有回來過年，三十三年在武崗，三十四年在鎮江，沒有卓九，三十五年在武昌，也沒有卓九，三十六年在青島，是一個最安逸的年，三十七年在長沙，逃難中的苦中作樂的年，三十八年卓九還沒有音訊、三十九年都在台中。以後呢？琳珍想都不想。

現在已到了臺灣，還會不會走？能走到那裡？誰也不想，想也枉然。

自安居台中後，日子總算比較安定，與雅成也聯絡上了，琳珍決定到台南拜訪這個長輩，一方面是做晚輩的一種禮貌，二來也要談談別後的離情，記得上次還是十多年前，雅成帶著新婚的新娘回岳陽過年，那時她還是未婚的黃毛丫頭。

他們原定要到台南住一個禮拜，與這個在台灣的親人好好訴訴離情的，可是住了三天，情況很不是味道，泰生孩子口中的婆婆，也就是雅成的太太不是喊頭痛說吃不下飯，就是說身子很累，無法陪大家而在臥室睡覺。

更叫大家不是滋味的是，一個紅燒肘子每餐拿上拿下，婆婆口喊：「大家吃呀，這肘子很好吃呀！」

但是沒有人動筷子夾它，因為整個肘子沒切，肘子的皮根本沒法動，主人不把它切開，客人如何動筷？

暢明感覺出，這位雅成嫂心口不一致，表面上客氣、和藹，像位長輩主人，但實際上讓客人感覺不太受歡迎，巴不得客人趕緊離開。

尤其當琳珍問雅成：「雅叔，我們寄來的信怎麼都沒回音？」

「收是收到，只是一一嗯嗯——啊啊——」

這邊雅成嗯啊說不下去，那邊京片子出口：「噯呀！你們這雅成叔個性就是這樣！嗯嗯啊啊的，辦事不痛快的。不過呀！也確實忙，每天忙得他一回來就癱了不想動，要不就喝酒，一喝酒就啥事也不想做！我可常對他說，你多少要回琳珍的音呀！不過話又說回來，妳們不是常常動嗎？我也怕你們收不到信！」

「我們對臺灣完全不了解，」琳珍說：「您老給我們一點消息，也免得走好多冤枉路！」

雅成只會笑著：「——嗯嗯——啊啊——」

「妳看，妳雅成叔只會喝酒！」

「我要王王！」辰生要小伙。

「誰是王王？」京片子問。

「卓九派來的，人很忠實可靠！來了快十年了！」

「我要王王！」彬彬也要小伙。」

「我看我們回台中吧！」暢明提議：「也快過年了！」

「噯呀！」京片子熱情起來：「再玩兩天嘛！我做紅燒肉給你們吃！」

紅燒肉不能讓這夥台中客留下來。

在回台中的火車上，琳珍一臉疑惑地對暢明說：「我還是不明白，雅成為何不回我們的信！」

「姐，」琅珍說：「妳看不出雅叔一喝酒就迷糊了嗎？」

「是呀！」

大家都如是說，但大家也似乎覺得雅嬾掌控著這位酒叔。

(二) 卓九脫險 全家團聚

盡管卓九斷了音訊，琳珍深信他們一家應該會團圓的。

來臺後，暢明、童慶一時找不到事，只有跟著琳珍住在台中。琳珍每天拿 14 元給小伙買菜，一天兩餐。昆生還要吃奶粉，日常的一切都得買，可以說任何東西都得要用錢。

大大小小一共十四個，中俊上省一中高一，中郎讀六年級、泰生讀四年級、岳生一年級，都在篤行國小，走小路要十五分鐘。

因為是第一次在台灣過年，而且也安定下來，於是買了一頭豬，就在後院自行殺了起來。事後雜貨定老闆說：「不能自家殺豬，是犯法的！」

年夜飯時，大家舉杯說出心願。第一心願就是卓九平安脫險歸來，其次希望大家平安、身體健康。

這年七月來了一次大颱風，大家沒有經歷過颱風，暢明還特別吩咐：「把窗子都打開，讓風吹過去！」

大家膽顫心驚地過了一晚，只見滿院掉了一地小芒果，大夥不知道怎麼吃這種青澀的果子，想要倒掉，還是倒餿水的太太說，可以放在米缸裡幾天，等變黃後就可以吃了；還有那一樹的小梨子，煮熟了吃；檸檬可以榨成汁，沖成檸檬汁，至於香蕉，以前在家鄉很少吃過，現在可以吃個夠，但相對的，蘋果、大雪梨就吃不到了。



卓九和琳珍賢伉儷

這年九月，琳珍接到卓九從香港寄來的信：

賢妻如晤：

你想不到會接到我這封信吧！其實，連我自己也不敢想到我還會活着跟你跟孩子見面。

我這一年的經過真是一言難盡，容來台後面述。

我現在辦理赴臺事誼，最慢十一月可與大家重聚。

辛苦你了

祝

好

卓九

這封信讓大家興奮異常。但暢明跟童慶，也認為他們該離開了，他們除了找台南的雅成外，沒有其他的人可找。琳珍很感謝暢明的一路照顧，也很捨不得跟他們分別，但也無法挽留他們！

另一個促成他們要離開的原因是，琳珍僅有的最後一筆黃金，因投資失敗，完全化為烏有。

經過情形是這樣的：卓九的部屬，原青島軍需張國岱的弟弟，張伯望投資運輸香蕉到韓國，利潤可觀。琳珍信任他們，沒有考慮也沒跟暢明商議，聽了他們的一番說辭，就將僅有的八十兩黃金交給他們，卻沒想到，輪船剛要進釜山港，碰巧韓戰爆發，輪船不能進港，弄得進退兩難，整船香蕉報銷，投資血本無歸。

琳珍失了最後的生活的資金，倒沒有哀聲嘆息，雖然暢明幫她要回十兩黃兩，但琳珍囊中無物是不爭的事實。

十月，暢明、雁秋，童慶、榮梅一起到了台南，找到雅成。雖然很不想看到雅孀的另一次熱潮冷語，但現在是心不由我，只好放下身段，總算在安平鹽場找到一份工作，暫時在一處廢荒的倉庫做為棲身之處。



卓九與琳珍結婚十四周年全家福

十一月初，卓九帶著簡單的行李，坐飛機到台北，一刻也沒有停，立即搭火車到台中，幾乎是最後一個人出站，見到久別的妻兒。

泰生跟岳生對父親已有陌生感，遲遲沒叫爸爸；琳珍跟卓九也沒有久別重逢的那份激動；抱在手裡的昆生，是第一次跟父親見面，卓九就像以前第一次見泰生一樣，平靜地看了一眼：「嗯，滿像個女娃兒！」這也難怪，快一歲的昆生，梳了個充天炮的小辮！

卓九一家七口算是大團圓了！

他知道琳珍投資失敗的事，卓九也沒責備。倒是張國岱心有不安，過意不去，特地告知卓九：「我哥在台北衡陽路有棟房子，軍長可以把它佔下，多少也值四、五十兩黃金！這事其它他債權人都還不知道，您不佔以後別人就佔了。」

卓九想也沒想，回答道：「投資失敗怨不得人，寧願別人負我，我不要負人！我們家一家團圓才是最重要的！」

就這樣，卓九一家雖不能說一貧如洗，但日子開始捱了。

卓九回台定居後，免不了很簡單地對琳珍跟孩子們，述說一下他三十八年跟家人失散後的一段作戰過程：「三十八年的長沙會戰、九月的衡陽會戰，之後的保衛戰，可說是驚

170 險危急，這不是一三言兩語說得完的，以後有機會要寫下來。總之，大環境失利，很多機關靠攏共黨、地方團隊的不合作，加上友軍的失利，我帶的部隊已成孤軍，邊戰邊退到中越邊境的平孟隘。進入越南國境後，地形不熟、語言不通，又不時與越共起衝突，加上補給困難、孤軍難掌，輾轉進入十萬大山，歷經不計其數的生死鬥、混戰、終至退至越南的平遼地區。此時南海失守，形勢惡化，法國見我國大局已失，更迫使我軍退回中國境內，否則要依國際公法，解除武裝，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所有部隊進入宮門集中營。」

「爸爸，」岳生好奇地問：「集中營是什麼樣子？」

「我沒有進集中營，」卓九說：「我化名潛入到河內，變成一個小老百姓，好不容易辦好離開越南的手續，到了香港，跟你們聯絡上，終於來臺灣跟你們重聚了！」

「好棒喔！」辰生不禁歡呼。

但卓九回台後第一件面臨的不是自家的家事，反而是部隊的公事。事情是這樣的：100 軍副軍長是劉光宇，這位副軍長很海派、很自大、很官架子、很會打官腔、很能罵部下、但打起仗來就變了樣。卓九困在十萬大山時，有關單位撥有一筆公款交給劉，想不到劉不但沒有做為補助所屬的官兵，反而全落進自己的口袋。

這種貪污自然很快被戳穿，被好幾個人聯合控告、侵占瀆職。卓九才到台灣，劉立刻厚著臉皮請卓九替他想办法。

「你自己幹的事叫我怎麼幫你？」卓九說。

「卓公，」劉光宇跪在地，放下身段：「看在我是副軍長的份上，你要替我說兩句好話！」

卓九心腸再軟，也無法幫他說假話。

（三）芳鄰趙家 陰魂不散

生活是現實的。

卓九的部隊散了，但他的英勇作戰經歷不容抹滅。蔣公召見時，親自當面嘉許：「你的作戰奮鬥經過很好，不愧為一個革命黨員，現在從頭做起，你到陽明山受訓！」

訓示下了，但因人事凍結，說得老實點，因直屬長管不當道，卓九也不便申請復職，只得回台中閒居。

不知是上天的安排，還是緣份，久別的趙汝漢成為住在對面的鄰居。

在三十五年，小伙就領教了趙太太的那種狗眼看人低、諂上昧下的嘴臉。三十八年在長沙，趙汝漢來到琳珍住處，看見琳珍住處說：「大嫂，我們借住幾天！」，一家六口鳩佔鵲巢，白住白吃了一個月。住的那段時間，趙太太趾高氣昂，對杜占元很不客氣，不準占元在頂樓涼台晾衣服，占元不敢與她爭，只有忍氣吞聲，吃盡苦頭。

有一次，趙太太不但不許占元曬衣服，還口出惡言：「以後再晾在這裡，別怪我不客氣！」

小伙早就看不慣趙太太那種迎上欺下、趨炎附勢的態度，正好由外回來，看到趙太太又故態復萌，立刻跑上去，一手按著腰裡的槍，做掏槍狀，一手把趙太太曬的衣褲撥開，不客氣地說：「趙太太，請別得寸進尺，大家方便！別忘了，這是我們租的房子！你只是借住的客人。」

趙太太見小伙不好惹，乖乖離開。

「哼！欺善怕惡！」小伙還滿會用成語的。

趙家離開長沙時，連句感謝的話都沒說，拍拍屁股走人，好像是杜家欠他們的。

想不到，到了台中，居然成了對面而居的街坊鄰居。這下好了，趙太太見卓九閒賦在家，天天帶著卓九到外方城戰。

趙太太身高 178 公分，五十公斤的體重越發使她顯得瘦高，大家背地都說叫她「趙大個子」，她的牌技不錯，十打九贏。但常常被人看到她打牌使詐。但當場都不敢揭穿她。譬如她摸了一張牌，她一邊說：「自摸」，一邊很快地將牌一倒，你還沒看清楚她自摸的牌，她已將牌和在一起了，你若問：「你摸什麼？」，她就會瞪大眼睛反問：「怎麼？你還懷疑我詐胡？」

此外還有一招，就是當妳有大牌時，她就會出其不意地當你打出牌時大喊：「胡了！起碼胡」，然後很快地把牌和亂，你若稍有懷疑，她就板臉一板：「只有兩番的牌，我會騙你嗎？」

琳珍很少上場打牌，大多坐在卓九後面看牌，有好幾次，她就親眼看見坐在卓九下家的趙大個子詐胡，當時不好意思說穿，事後跟人說起，大夥異口同聲表示，都有這種經驗，但在趙太太面前，大家都禁若寒蟬，不敢吭聲說出來。

此外，卓九若是贏錢，趙太太就會自動吃紅，該輸兩百的，只給五十，然後說：「先給五十，五十吃紅，一百以後給！」但若卓九輸給她，一毛都不能少拿，若是卓九輸得多，欠她的錢，第二天一早，不是她家老二寶森來要，就是老三寶卿來喊：「杜伯伯，我媽要我來拿打牌的錢！」

卓九若沒現錢給，趙太太可以差使小孩一天來要五次，不拿到絕不罷休。

為此，琳珍跟卓九常起衝突。

「你幹嗎跟趙大個子那些女人打牌？」

「打牌還分女人男人？」

「她常詐胡知道嗎？」

「沒有證據就不要亂說！」

「我親眼看到過，別人也這麼說！」

卓九不想跟琳珍為這種事鬧下去，多半閉嘴不說，琳珍免不了自言自語道：「一個大男人老是跟些太太打牌，贏了錢拿不到，輸了錢一毛錢都不能少。」

但是琳珍的抱怨根本無濟於事，幾乎每天中午過後不久，趙大個子就過來，拉開喉嚨喊道：「老杜呀！該上班囉！」

然後兩個人擠上三輪車，到隔了好幾條街外的牌友家做方城戰了！

一直到四十一年春天，上面才有命令來，要卓九進位於陽明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他被選為大隊長，結業後，又被選送圓山軍官訓練團高級班受訓，後雖受派留院任輔導員，但軍職尚未恢復，經代理主任的教育部長彭明公的極力推薦，並代為轉報總統，始特准發表中將高參，並仍兼任輔導委員。

因而卓九唯有假期才能會回到台中家，那段「麻將生涯」，自然嘎然而斷。

(四) 琅珍有喜 嫁妝成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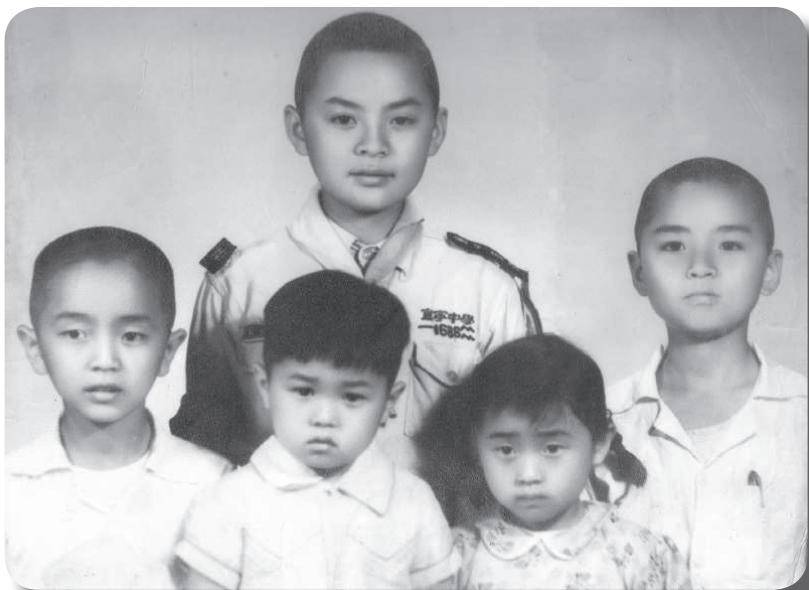
卓九未到陽明山受訓前，也嘗試著養雞。

小伙在屋左後方，隔了約十多坪的空地做雞舍，買了十幾隻小雞，開始養雞。卓九每天幫忙餵兩次，而打掃除糞的事都是小伙的工作。泰生滿喜歡雞的，沒事就幫著餵。小雞長得挺快的，兩個多月就有一斤多了。一天下大雨，泰生看見有隻雞沒有進雞舍，全身淋得透溼，泰生帶著斗笠，好心的要將這隻雞趕進雞舍，而這隻雞見有人趕牠，嚇得亂竄，泰生越急著要趕，雞就越竄得快，結果是泰生邊哭邊趕，那隻溼透的雞更是如驚弓之鳥，在園裡亂飛亂竄。

琳珍看到這一場人雞大戰，真是哭笑不得。

事後對泰生說：「一隻雞有必要這樣嗎？」

「雞好可憐喔！」泰生說。



杜家五傑：中間最高者是老大泰生，前排右起老二岳生 獨女彬彬、公兒昆生、老三辰生。

泰生上四年級，成績雖在前十名，但在校很拘謹、膽小。他當選過百米短跑選手，跑到一半，居然跑到其他選手的跑道而被取消資格。在家他最大，點子不少，他把小店買來玩的小化學片子收集好後，自行再作成抽獎遊戲，跟岳生在門前做起生意，還有小朋友以一毛錢一次來抽獎呢。

他還在大芒果樹上，利用樹幹的架構，做了一間小屋。他跟岳生沒事，就爬到小屋裡玩，辰生要上去，兩人說他小，不許上去，辰生哭著去向姆媽告狀。

泰生也幫小伙在屋外空地種菜，有一回他跟琅珍冒著大雨去摘菜，琅珍一個不留意，滑了一交，腳被水溝割了一道，一時鮮血直流，把琅珍跟泰生嚇得哭了起來。

有一夜，十五隻已有兩、三斤的雞，居然被偷個精光。

「真奇怪，」琳珍說：「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聽到一點動靜？」

大家百思不解。最後岳生下結論：「一定是小偷下了迷魂藥，我們都被迷住了！」

過了兩天，小伙又買來不少來亨蛋雞。三個月後，天天都可以撿一兩斤蛋，那時豬肉一斤十四元，雞蛋就要八元，滿好賺的。

一天放學回來，岳生高興地對琳珍說：「姆媽，我在路上檢到一隻雞耶！」

「雞呢？」

「放到雞籠裡了！」

「該死！」琳珍罵道「趕緊叫小伙把那隻雞丟掉！」

「為什麼？」岳生不解。

「人家丟的瘟雞！」

小伙立刻把長得比較大的雞，拿到市場賣給雞販，其餘的果然沒幾天工夫，全死光光！

來台灣的第二個農曆年的年初一大早，小伙開門看到中郎含著淚站在門口。

「怎麼回事？」小伙驚訝地問。

中郎只流淚不肯多說。進到客廳後，才對琳珍說出原由，知道他由鹿港離家出走到台中。

原因得從頭說起：

因為雅成只有一個女兒國勝，琳珍就明著說，把中郎給雅成做兒子。雅成這個人，不說好，也不說不好，照樣喝他的酒，似笑非笑只嗯嗯哈哈，讓人搞不懂是答應還是不答應。雅嬪倒是一口說好，但卻沒有把中郎當兒子看，在旁人面前，表現得可親、慈祥，又摟又愛地說中郎的好，但實際上雖沒有到凌虐的地步，但不時的冷潮熱語，生活上也是不聞不問。

中郎過一個夏天，只有一件汗衫，每天洗完晾一晚，不管乾了沒有，第二天照穿。

過了半年「鹽場少爺」的日子，中郎再也忍不住，在大年初一，一早由鹿港直奔台中。

琳珍只得留下中郎，開學送到篤行小學讀六年級。

這一年過年，卓九還有意無意做了一件好事。他把老鄉謝恆德帶回來過年，介紹給小姨子琅珍。

琅珍還真跟他滿談得來的。

她那年二十三歲，念了一年台中女中的高三，畢了業也不怎麼想考大學，一來成績不怎麼好，二來年齡也不小了，三來只靠著姐姐琳珍，心理也不好過，現在姐夫介紹一個對象，雖然比自己大了十一歲，但姐夫也比琳姐大十三歲，不也很好嗎？

「他現在只是個師專的小職員，很窮耶！」琳珍說。

「我不嫌！」

「可是你看他，又抽煙又咳又瘦——」

「他說會戒煙！」

「這樣吧！」雅嬪說話了：「雅成是你們方家唯一的長輩，妳就像我的女兒，我當然為妳好，只要謝恆德拿出醫生證明他身體健康，我們就答應這門親事，我可以替妳出嫁粧！」

沒兩天，恆德吹著口哨進到杜家，送上一張醫院證明，他贏得琅珍。

「琳珍，我一直把你們當我的親姪女看，很想給琅珍一筆大嫁妝，可是你嬪我沒錢啊——」雅成嬪苦著臉對琳珍說。

琳珍拿出二兩黃金，送到雅嬪的手裡：「就說是您送給琅珍的嫁妝吧！別說是我給的！」



176 做姐姐的琳珍送了琅珍一條金鍊子，這是她的親妹妹的大喜。

琳珍不太清楚雅孀如何處理給她的金子，她也沒過問，心想應該不外乎一些家俱，手飾吧！

後來，才知道雅孀只送兩個紙皮箱和兩件普通的衣服給琅珍。

琳珍傻眼，說不出一句話來。她明明給雅孀二兩金子，只買了這些嗎？

「好小氣唷！」上二年級的岳生說。

（五）居模範街 芳鄰融洽

卓九現在雖是中將高參，一個月有一千多塊的月薪，但依然入不敷出。

他跟琳珍商量決定將時代路的房子賣掉，換間小一點的。他因要到台北上班，找房子的事只好靠琳珍了。當然，



卓九夫婦與五子女及侄兒中俊（中立者）攝於台中（民國五十年）

時代路的房子先要賣掉。紅條子剛貼，就有人出價 20 兩黃金，還付了 1 兩黃金當定金。

第二天一早，小伙到路口的小舖買早點，說起賣房子要搬家的事，老闆問：「賣多少？」

「20 兩！」

「哎呀！你們賣的太便宜了，這兒的行情，你們的房子至少可以賣 25 兩以上！」

小伙趕緊回去告訴給琳珍。

「可是我們收了人家的訂金呀！不賣要賠一倍耶！」

「一倍也划得來，」讀四年級的泰生說：「若是房子賣到 25 兩，扣掉 2 兩，還有 23 兩呀！」

「是呀！」琳珍說：「泰生的數學滿不錯的嘛！」

「才不好呢！我最討厭數學了，什麼雞兔同籠啦，植樹啦，行程問題啦，好煩人！」

「你不喜歡數學，那喜歡什麼呢？」琳珍問。

「我不知道！」

「我知道！」一旁上一年級的岳生說：「泰哥喜歡雞，我喜歡鵝！」

「我喜歡狗！」辰生說，他上幼稚園。

「我討厭貓咪！」四歲的彬彬說。

小五昆生這時被榮梅帶到安平，她把昆生當自己的兒子，琳珍還是沒有機會帶自己的孩子。

「五個孩子都有人幫我帶！」琳珍每次對人這麼說，不知是欣慰還是遺憾。但包括琅珍在內，都認為琳珍是個好命的女人！

買主果然不同意，他知道房子買的便宜，堅決要買下，即使賠一倍定錢也不行。

小伙這個人有個脾氣，對方愈不講理，他就愈不饒人。他對買房子的人說：

「先生，我們都是逃難到台灣的人，也都是靠點積蓄吃飯的人，那個不想多一點本，日子過好一點？我們先生是位戰績一等的將軍，現在兵沒有了，權也沒了，但他的功蹟還在。現在好不容易上面派個差事，靠著一點薪水養家，我們太太是好人，養家、理家也夠累的，把這房子賣掉，換個小點的，還不是想換點生活費？可是這房子，真的現在不想賣了，我們也依規定賠了加倍的訂金，沒有讓你吃虧，我是

178 太太的副官，」小伙的語氣、臉色開始變了，：「是講理的人，相信你也是講理的人，大家依規定辦事，很好，要不然，大家都不好。」

琳珍沒想到沒讀過書的小伙，會說出這一段話來。

小伙的臉色不太好看了。

對方看看小伙，又看看琳珍知道也硬不到那個地步，拿到賠的金子跟訂金走了。

後來，房子以 26 兩賣掉，又以 14 兩買到模範街 21 巷的房子。

這裡是一棟兩戶的日式住宅，每戶建坪只有 25 坪。進房大門後，有一個小小的玄關，左邊是一間約九、十坪的客廳（隔壁就是另一戶的客廳），玄關後是間約五、六坪的臥室，玄關左邊是間約四、五坪的起居室，過去是廚房，往右是小小廁所。

房屋的前後跟側面，有不太大的院子。這些一式的房子，以前都是日軍尉校官級軍官的宿舍，每條巷子每邊有五棟，可住十戶，兩邊共可二十戶，但有幾戶因為都是裝甲部隊所屬的，一戶住兩家，幾乎都是上尉、少校階級。因此 21 巷共住了二十四家。

這兒的房子當然沒法跟時代路的房子比。時代路是高級軍官的房屋，這邊是中級軍官的房舍，而街對面的房子更小了，是士官級的房舍。

剛搬來模範街，有兩樣不同的感覺：一是房間小，格局小。另外就是鄰居近了，隔壁的人家就好像隨時都會出現在你的面前，隔著竹籬笆就可以聊天，尤其是廚房的這一邊，還共用一個水龍頭哩！

模範街的巷子有十五公尺寬，出了門，走不到二十步，就可以到對面家串門子了。隔壁的自然更是方便，各自站在院子裡就可以擺龍門陣。

因為房子小，琳珍就在廚房外的院子加蓋了一棟水泥屋，分成三間，一間餐廳，接著是廚房，再過去一間約三坪房給小伙睡覺，原來的廚房改成一間臥室。這筆錢不是小數目，正好朱佩漳當時在一家營造廠工作，他利用機會，弄了一些紅磚、水泥、石子、瓦片，請了兩個工人，一個星期完工。

孩子們晚上是睡在客廳的壁廚裡，泰生、岳生分上下舖睡一格，辰生、彬彬則睡另一格，晚上睡覺，白天紙門一拉上，任誰也不知裡面是個睡舖。小五就跟琳珍睡。原來的廚房就成了小孩的書房。

不久，大家受不了日式廁所的味道，琳珍問小伙可有辦法借到錢，把廁所改建抽水馬桶，順便增建一個浴缸跟熱水爐。

「這兩件事很重要，一定要辦好」琳珍說：「只不過，錢是一個問題！」

琳珍是從不理財的，一切都由小伙經手。但她知道錢不夠用。

卓九自在國房部掛上中將高參後，一個月的薪金是新臺幣 2000 元，但每月基本開支要 2500 元以上，透支部份就要靠小伙了，小伙沒有收入，怎麼周轉呢？

這就要說到他的幾位好友了。

第一位是張經武，山東膠縣人，家境不錯，共黨來前，自己一人跑到青島找到老鄉張小峰，小峰後來是趙汝漢的科長，而趙後來又成了卓九的鄰居，王小伙因而認識了經五。他那時在師範院校後的武廊巷開雜貨店，生意很好，一天的生意都有千元以上，需要幫手。小伙在中午送好便當後，就到經武店裡照顧店面，經武則外出批貨、收帳等。小伙手頭不便，就在經武這兒周轉，改廁所、建火爐自然都由經武處借用。

當時小老百姓，包括軍眷在內，十家有九家都入不敷出，捉襟見肘。鄭太太、蘇太太、趙太太、秦太太——只要遇到需要錢周轉時，都會找到小伙，小伙就由張經武處周轉。此外還有董家昌、許康定、張國華等都成了好友。

「哎呀！是的嘛！」鄭太太常說：「王小伙簡直就是我們的財政部長嘛！」

琳珍第一個認識的是右邊住的王醫官太太。王醫官個子高而瘦，山東潮州人，部隊的軍醫出身，因非正規出身，所以無法開業。王太太胖胖的，喜歡說兩句幽默話，笑的時候，顯得和藹的感覺，但她臉蛋並不秀氣，有著北方女人的豪氣，正直而誠懇，所以那種和藹，就少了可親。他們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淑德跟彬彬同歲，小女兒淑夢跟昆生同歲，

180 肚子裡又有了第三胎，盡管夫婦倆表示男女都無所謂，但大家都希望這一胎是個兒子。

不久，搬來了鄭先生一家，原來依裝甲部隊規定，一棟應住兩家，那間較大坪的房子就分配給鄭家，王家只得退讓。嚴格說，這種規格的房子，要平均分配給兩家，還真不好分配！

鄭先生常年在外島，在家的是鄭太太跟她的兩個女兒瑞梅跟瑞怡。

鄭太太是個個性特異的女人，要怎麼說她呢？琳珍說不出，有次當著鄭太太的面，泰生對鄭媽媽倒有一針見血的幾句話。

「泰生，你說說鄭媽媽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鄭太太笑著問泰生。

「我說了鄭媽媽不要生氣！」

「當然不生氣！」鄭太太依然笑嘻嘻地！

「泰娃仔說說看，對不對？」琳珍也想聽聽兒子說些什麼？

「我覺得鄭媽媽心直口快，有事沒法放在心裡，一定要說出來，鄭媽媽也愛吃好的，但又不喜歡做，說得不好聽就是好吃懶做、喜歡享受，熱鬧。可惜沒有嫁給有錢人，但是心腸好、不會害人，主因是鄭媽媽膽子小。對不對？鄭媽媽！」剛上初中的泰生說。

「哎呀！」鄭太太笑得張大嘴：「是的嘛！泰生怎麼那麼了解鄭媽媽？是的嘛！一點也沒錯，鄭媽媽以前是山東濟南有錢家的鹽商之女，自小享受慣了。是的嘛！哈！哈！」

「是的嘛！」這三個字是鄭太太的口頭禪。

有了這麼一位鄰居太太，琳珍每天的日子可不會單調無聊了！

鄭太太喜歡打牌，起先是鄰居幾位太太湊成一桌，琳珍坐在旁邊觀戰。有時候三缺一，琳珍就上了桌。漸漸地，固定的牌搭子形成了：琳珍、王太太、鄭太太、隔壁巷子的陳太太。

漸漸地，鄭太太的牌局有點變了調。起先是因為牌角多，主人鄭太太就不上場，變成招待員負責茶水跟飯菜。鄭太太是個會享受的人，喝必龍井、吃必魚肉，把牌友服侍得

十分周到，於是有人過意不去，建議凡上場打牌者，上桌前就拿出 20 元做為服務基金。如此以來，鄭太太家幾乎天天都有牌局，熱鬧得很。

鄭太太對這種生活很滿意，她不但全家每天飯菜錢省了，而且日子過得熱鬧。

「我就是喜歡熱鬧，」鄭太太笑開了口：「是的嘛！天天快快樂樂地多好！」

所以鄭太太每天腦子裡想的就是：如何找牌角，下午茶吃什麼？晚餐吃什麼？宵夜弄什麼？

琳珍雖愛摸十三張，但不會天天上場。一來她動作慢，打牌一多，別的事全停了擺。再來她睡眠本就不多，打牌往往都到午夜才散，雖住鄭太太隔壁，回家雖不要一分鐘，但等她洗好澡上床都已臨晨兩三點，她又有躺在床上看書的習慣，等她入睡就已三四點了，泰生們上學，她就起床，不是因為要準備早餐，而是她已睡不著了。

所以說，琳珍雖愛方城戰，但一星期只能頂多打兩、三次。不過她打牌有個脾氣，不上桌則已，一上桌至少要打十六圈，越久越好，若一開始說明只打八圈，她是情願不上桌的。同時打牌有個原則：鄭太太找她，她會答應，但她從不主動找人打牌。



旗袍娘子軍，左起第三人是琳珍

這可能跟她個性有關。鄰家太太上門跟她串門子，她可以跟人聊個沒完，但她可從不到鄰家找人串門子。對面的蘇太太，長沙人，蘇先生是裝甲兵的上校一個月薪水是 800 塊，跟其他軍人家庭一樣，每月中旬剛過，薪水就見了底。

她不時來找琳珍，每次的過程大致是這樣：

推開竹子大門，用高一度的長沙腔調喊：「杜太太！」，然後邊說邊走到廚房，再度拉開喉嚨：「杜太太！有煤球沒有？借兩個，剛好用完了！這煤球越來越不經燒了，你說是不是？」然後就會說一堆：「日子怎麼過呀！一個月不到 800 塊，不夠用呀！杜太太，你說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是蘇太太的口頭禪。

因為有小伙掌理家事，琳珍是不經手金錢的。卓九的薪水一個月接近 2000，也是不夠用，都是小伙跟張經武周轉，所以琳珍盡管知道家用不夠，但她不操這個心。

對蘇太太、鄭太太、王太太、徐太太、錢太太這幾位裝甲兵眷屬的入不縛出，琳珍是了解的。王太太因為先生是醫官，除了 800 元外多少有點加給，咬緊牙關勉強過日子，不會向人借貸。鄭太太打牌一級棒，十打九贏，外加有時抽頭、向小伙經手借點錢周轉，也就打發過日子。蘇太太時不時向小伙或琳珍借煤球、借油、借米，多半沒還，琳珍也從不放在心上，只要對方肯向她借，她都二話不說給人方便。巷口的錢家原先也是苦哈哈的，後來改善了，聽說是中了愛國獎券的頭獎，是真是假，一直不能確定。

蘇太太後來不再借米、借煤球了。原來家裡來了一個洪少校，三十出頭，是位翻譯官，蘇太太說是她的遠房表親，給大女兒、大兒子補英文。後來蘇太太終於對琳珍坦白：「杜太太，日子不好過呀！我家老爺血壓高，不知何時一下子走了，叫我跟孩子怎麼活呀！洪少校雖然比大丫頭大了幾歲，但人不錯，學問也好！我就把他當自家人了！你說是不是？」

道理很簡單，洪先生幫助了蘇太太，也贏得了一位年輕的老婆。果不久，蘇家一家搬到中壢，洪翻譯官也成了蘇家女婿。

此外，斜對面的林家，是這巷子裡唯一臺灣人，前幾年也很苦，經常向小伙借米、借油的，琳珍都不要他們還，她是見不得人苦的！後來林先生弄些小玩意，找到了門路，生意漸有起色，這才改變了生活，林太太用半生不熟的國語對琳珍說：「妳是好人啦！」

這巷子還有徐家，是少校指導員，有五個孩子，一個月只有五百多元。徐太太雖然不到四十，但蒼老如六十，一年四季穿著破軍衣，整個頭髮都已花白。小伙知道，他們一家七口，每天生活費嚴控在 15 元，小孩帶飯只有兩樣蔬菜，不是豆角就是茄子。晚餐是一鍋白菜煮蘿蔔。琳珍很同情徐家，但不知該如何幫助。

「徐先生一家人是不沾別人一毛一分的！」小伙說。

後來大女兒高中畢業，到清泉崗機場美軍機構上班，認識了一位美軍大兵，婚後到了美國，並且將全家也接到美國。

總而言之，那年頭，家家經濟不寬裕，生活都苦，都有難念的經！

（六）人性各異 令人寒心

中國俗語說：「遠親不如近鄰」，琳珍知道這句話，但她沒法從這話理體會出函義。只因為她心太單純、太善良。

她對雅成叔好得沒話說，對雅嬭也是。但雅嬭只有張嘴，心裡也只有錢。來台灣前，你怎麼跟她聯繫，就是沒有回音，到了台灣，第一次到台南拜訪，雅嬭的那種口是心非、虛偽應對的態度，任誰都感覺出來，但琳珍不以為意，依然是雅叔前雅叔後，她是真的把他當做長輩。

後來雅叔調到彰化鹿港當場長，每年過年，年初二琳珍帶著孩子到鹿港，把雅叔的家看成娘家。雅叔後來又調到南臺中，琳珍更是一有空就去問寒問好，送瓶好酒。

雅嬭見了泰生岳生等晚輩，她可以溫柔而親切的口吻說：「泰生呀，你們有空跟弟弟來婆婆家玩！我做紅燒肉給你們吃！」但是，說是這麼說，也沒有付諸事實。讓泰生兄弟打內心裡感受不到長輩的關懷與愛護。

模範街的幾個芳鄰，相處得不錯，但對左鄰的趙家怕是個例外！

說起這位趙芳鄰，誠如小伙說：「真是陰魂不散！越住越近！」

原來此趙就是在衡陽不讓小伙領米、長沙不准占元晾衣而與小伙起衝突、時代路住在對面帶卓九去打牌輸錢、打牌搞老千而沒人敢揭穿的那位趙大個子！

在琳珍搬到模範街不到兩年，趙家也搬來左緊鄰，只隔了一排竹籬笆，更同用一個水龍頭。

按說這麼一個有十數年交情的友人做近鄰，應該是很難得的。

但是，不是這回事，這怎麼說呢？

就從趙大個子這位女主人來說吧！她是一個絕對狗眼看人低、嘴裡不饒人的典型代表。能利用上的人，對她有好處的人，她表現得親切、熱忱、大方，反之，她的態度就是冷淡、不屑、揶揄，甚至對外說壞話。

她有六個孩子，大女兒寶蘋，長得漂亮，但眼睛長在頭頂上，趙太太當然把她當寶貝，逢人就誇，讓這位美女兒更是瞧不起別人，她是絕不輕易跟人打招呼的。泰生有點怕遇見她。

老二寶恆，跟泰生同歲，但一看就比泰生精靈，泰生因經常跟他打交道，覺得他很滑頭，賺別人的便宜，也會算計人，甚至打牌時跟他媽一樣會偷牌。老三寶麟跟岳生同歲，人較正派，老四寶青是女孩，跟彬彬同歲，滿活潑的。老五寶聲，個兒很高，很會說話。老六比昆生小一點，因為有癲症，影響到智力，說話不太清楚，但他的表現讓人感覺，他應該是智力有障礙一群中最聰明的。

趙家住在隔壁，可令人有些受不了。

首先，趙家為了加蓋廚房，硬是將房子超越過界約半公尺，等小火伙發現房子已蓋好，小伙心有不甘，告訴卓九，卓九以和為貴，就對他說：「算了吧！都是老關係的朋友了，不跟他計較了！」

小伙還是不平，就跑去找趙太太：「妳們家廚房超過我們家半尺了！」

「誰說的？」大個子瞪著眼，插著腰問：「你量了地嗎？」

「不用量，看就知道！」

「哎呀！你真有本事！告訴你，王小伙，不是看你是杜先生的老人，我可要跟你沒完沒了！」

依小伙的脾氣，他是不會如此罷休，但他說得對：「我也是看著我們軍長大宏大量不跟你計較，可也請趙太太別欺人太甚，若太過火，老天沒好報的！」

趙太太很惱火，但她也沒輒，因為她有很多地方得求著小伙，譬如客人來了，她得向小伙借碗筷、凳子、菜盤子；平時要借的東西更多：油、鹽、薑、蔥、辣椒等廚房做菜的作料。

下雨天，寶青、寶聲借雨衣、斗笠；寶聲還向昆生借過球鞋，一直沒還，直到昆生想起他的鞋子少了一雙，向寶聲要回已是成破鞋了！

「趙家孩子也肯向人借，」琳珍有一次跟王太太聊起趙家小孩敢於借東西時，忍不住說：「換了我們家小孩，還不敢去借了呢！」

「可不是，」王太太說出她的經驗：「他們那個寶聲也可憐，什麼都沒有，常跑來借筆、斗笠什麼的！難不成趙家窮得這樣？不是國大代表嗎？」

琳珍笑著回答：「當然不是窮！是大個子不管孩子！」

「也要孩子肯去借呀！我們小孩打死也不敢向人家借東西！」

借借東西還是小事，琳珍最怕的是那張到處亂講的嘴。

「杜家的老大沒出息，考不上大學！」

「王小伙很不懂規矩，敢跟我頂嘴！」

「我們蓋廚房關杜家什麼事？還好意思說我們佔了他們的地？」

「我們家寶蘋，誰不知長得漂亮，難怪一考就考取空中小姐！」

「杜太太打牌慢透了，以後真不想跟她打牌！」

但是，趙太太把錢借給弟弟作生意作垮，變成囊中羞澀之後，她的態度還改了不少，對小伙和善了，因為她希望經小伙之手，借錢周轉；牌也少打了，不時過來找琳珍聊天，看見送來的酒沒動，就自做主的說：「我知道你跟卓九

186 都不喝酒，我來幫妳喝吧！小伙，有沒有雞蛋，我來煎個蛋下酒！」說完，就自顧自炒蛋喝酒了！

辰生看不過去，偷偷對琳珍說：「姆媽，趙媽怎麼這樣？」

「沒關係，反正我們又不會喝酒！」

想想看，有這種近鄰好嗎？

也不知是天咒，還是地怨。這位高個女人在她剛過四十六歲的那年農曆初二，給她乾媽拜年時，一頭栽在地上，一命嗚呼。那些被她罵過或見過她要老千的，本著人死為大的古訓，沒有人再說什麼話了。幾位老舊屬的眷屬們發起做孝服、摺蓮花等活動送她的終，總算盡到朋友一場！

不過，泰生一直有不平：「她是長輩，何苦罵我，我沒有做錯什麼，她幹嘛在外罵我沒出息！」

「跟死人計較啥？」琳珍對兒子說：「人，要寬厚待人！」

（七）別了台中 北上新店

台中住了十七年，孩子們一個個都大了，連昆生都要考大學了。泰生大學畢業，在台北教書，岳生也已畢業，而且跟同班同學費鼎漪結了婚，費在台北做事，自己卻在台中工作，這樣過了半年，總算調到台北，兩人租房定居，辰生跟彬彬分讀中原理工學院跟淡江大學。幾年來的學費跟生活費，都是靠著小伙跟老潘周轉過來的。

說起老潘，在模範街可說是個傳奇人物。江西人，說的江西土話，除了小伙，沒人聽得懂，他十八歲時被抓當兵，就跟著施軍長，到了臺灣跟施家失了聯落，不知怎麼的，跑到臺中想找施軍長，竟給他找到了，但又因跟施太太處不好，就自個幫當時駐守模範東巷的一些美國大兵掃院子、整理門窗、圍牆等賺工錢。他賣力，認真、可以從眼睜開做到晚上閤眼。他將錢完全存著，自己只吃些饅頭大蒜、醬菜，終日光腳，一套衣服穿到破。後來他懂得將錢借給人拿高利息，這樣搞了兩三年，錢滾錢，有了一、二十萬，自從認識小伙後，只要小伙出面，他都肯把錢外借，若是小伙要借的，就只拿一點利息，小伙經手的利息雖高，但還是低於銀行，更低於民間借貸。

因此小伙成了摸範街有名的『借貸經紀人』了，老潘就是『借貸債權人』！

十多年下來，杜家的經濟情況就是這樣。

這其中，有兩次可以賺錢的好機會，但都被趙汝漢一句話化解了。一次是卓九到北屯看朋友，看到一塊地賤賣，一坪只要 10 元，有 1000 坪。回來給琳珍說，琳珍還沒表示甚麼，卻被旁邊的趙老頭無意中聽到，丟了一句：「買地幹什麼？要那麼多地幹什麼？」卓九就沒積極去進行了，後來不到半年，一坪漲到 150 元。另一次是卓九到向上路的農場散步，看到轉角的店面出售，問了價錢是 12 萬，卓九只肯出 9 萬，回來問小伙，多少可以買下？小伙認為 10 萬就可以考慮，但不知怎麼又被趙老頭聽到，他丟了一句：「買個店面幹什麼？你會做生意？」後來，聽說這店面值上百萬！

「為什麼我們的財路，老被那個趙老頭檔了？」昆生很不解。

這時，正好岳生來了一封限時信：

爸媽：

您們好，有件事跟你們商量一下。鼎瀚服務的裕隆公司跟建商合作辦理房屋建設，已推出位於新店十二張路的一棟四樓公寓，現還有二、三樓兩戶，我跟鼎瀚覺得，我們應該搬來北部了，泰哥也在台北做事、辰生、彬彬都在台北念書，小五現又在台北補習，將來八成也會考上北部大學，我們實不必住在台中了。

現在只要請王副官張羅預付頭款 7 萬元，即可定下。餘款我跟鼎瀚將每月付清。

您們認為如何？請速決定回音

祝

大家好

兒岳生、鼎瀚敬上

接到信後，問小伙可有辦法弄妥 7 萬？小伙不假思考立刻點頭：「我找張經武！」

卓九跟琳珍商量，決定搬到台北。

（第九章完，待續）